



绝境

JUEJING

朱维坚 作品集

群众出版社



朱维坚
作品集

绝

境

群众出版社
2004年·北京

12075
6132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绝境/朱维坚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03. 11
(朱维坚作品集)
ISBN 7-5014-3008-X

I. 绝... II. 朱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79901 号

绝 境 (朱维坚作品集)

朱维坚著

总 策 划: 吴晓鸣 艾 群
策 划: 易孟林 张 西
责任编辑: 张 西 季 伟
封面设计: 郝大勇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(010) 67633344 转
社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十五号楼
邮 编: 100078
网 址: www.qzchs.com
信 箱: qzs@qzchs.com
印 刷: 利森达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毫米 32 开本
字 数: 386 千字
印 张: 14 插页: 2
版 次: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ISBN7-5014-3008-X/I·1269
印 数: 0001—6000 册
定 价: 24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。



作者小传

朱维坚 基层警官。

1953年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，现任黑龙江省嫩江县公安局工会主任、办公室主任。80年代开始发表短篇小说、剧本等。2001年开始在《啄木鸟》杂志刊发长篇《黑白道》、《使命》、《绝境》。三部作品均被改编成影视剧。

境

绝

朱维坚作品集



目 录

一、失踪	(1)
二、邂逅	(20)
三、阻隔	(37)
四、曲折	(51)
五、迷茫	(68)
六、寻觅	(85)
七、潜人	(106)
八、黑暗	(126)
九、拯救	(152)
十、罗网	(178)
十一、子夜	(199)
十二、挣扎	(220)
十三、倾诉	(246)
十四、探寻	(267)
十五、犹豫	(295)
十六、悲情	(312)
十七、苦恋	(330)
十八、抗争	(349)
十九、愤怒	(368)
二十、抉择	(385)
尾 声	(416)

朱维坚作品集

余 音	(421)
无话可说 后记一	(425)
根植于人民之中 后记二	(430)
从基层警官到畅销书作家	(438)



一、失 踪

午夜时分，月明星稀，志诚从千里之外回到家中。要不是午夜时分，他真想放声大喊：“肖云，我回来了，我平安回来了……”

二十四小时前，他与死亡擦肩而过。为追捕一个杀死两人的凶犯，他和两名战友经过一个星期的艰苦寻觅，终于知道他藏在千里之外那个小城，藏在那个远亲家中。按计划，午夜时分，志诚和两名兄弟在十几名防暴队员的配合下，来到了那家居民楼下，悄然进入楼道，在声控灯的引导下，悄然登上五楼，来到那家门外，耳朵向门里听了听，轻轻地把钥匙插入锁孔，下意识地看了一眼。

借着楼道声控灯的灯光，他看到了跟在身后的两名弟兄，还有跟在他们后边的防暴队员。他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了自己的表情，那是一个人面对死神时的表情。

死神就在门内，就是要抓捕的凶犯。七天前，他用炸药把两个人送上西天，其中一个还是他的结发妻子。志诚到过现场，亲眼看到被炸得血肉横飞，已成碎块的肢体。一旦冲进门内，他们可能是

同样的结局。

志诚努力控制着自己，小心地把钥匙插入锁孔，轻轻一拧，门就无声地开了。他一马当先，闪电般冲入室内。志诚一冲进去就把电灯打亮了。睡在床上的逃犯已经惊醒，正从床上爬起，一只手向床下伸去。志诚心急欲裂，大吼一声：“不许动！”纵身扑上去，将逃犯压在身下，并死死抓住他伸向床下的手。两名战友随即扑上，防暴队员们也相继冲进来，可逃犯那只手仍拼命伸向床下，长期的重体力劳动使他身体十分强壮，臂力很大，加上困兽犹斗，很难制服。志诚只好运用自己的绝活儿：瞅准逃犯后肩胛骨的一个部位，准确地用右拳猛然一击，逃犯“妈呀”一声手臂耷拉下来，随之身子一软放弃了挣扎，接着就放声大哭起来。

制服逃犯后，两名战友小心地拽出其放在床下的物品，志诚看清之后，身上冷汗刷地冒出来。

那是一枚电子雷管和几小包炸药。如果行动稍微迟缓一点，后果难以想像。后来才知道，犯罪嫌疑人逃亡中一直把炸药捆绑在身上，准备一旦被警察发现就同归于尽，可是几天过去放松了警觉，由于晚上睡觉不舒服，就解下来放到床下，想不到就在当夜被抓获。

志诚意识到，自己摸了一回阎王爷的鼻子。

历险后的激动和庆幸使志诚久久难以平静，由此导致心境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，他深切地感受到生的幸福，急切地盼望着快点回到家中，和妻子推心置腹，畅述衷肠，让所有的隔阂全部消失，让相亲相爱的日子回来。

志诚就怀着这样的心情走进家门。然而，当屋门在身后关上时，一种空寂清冷的感觉却和黑暗一起迎面扑来。

他轻咳一声。

没有回应。

走进卧室，床铺空空。

厨房、卫生间，包括阳台，都没有人的影子，没有人的气息。而

且,地面、窗台及家具上还有一层薄薄的灰尘。看来,家中已经几天没有人住了。

出生入死,午夜归来,中秋前夕,妻子却不在家中……志诚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,脚步沉重地回到卧室,坐到床沿上,眼睛定定地望着墙壁。墙上,是已经挂了五年的结婚照。照片上,她还像五年前那样,用聪慧顽皮的目光和戏谑的表情对他笑着。

他的第一个猜想是:她外出采访了。

这个猜想很正常。因为她是记者,结婚五年来常有这样的情形。但是,那时总能在引人注目的地方看到她的纸条,上边写着去了哪里,大约什么时候回来。还有“对不起”、“爱你”等字样。

可是,最近却没有了,现在更是什么也没有。

他拨了她的手机。然而,话筒中传出的是:“你拨打的手机已经关机或不在服务区内”。

他想了想,又拨了她的传呼,虽然没有留言,但传呼上能显示出家中的号码,她会回话的。

可是,好一会儿过去,没有回话。

怎么回事?是她没有收到,还是有意不回?抑或还在和自己冷战……

志诚的心先是忐忑不安,接着又向下沉去。片刻后,他又拨打了一遍手机和传呼,还是没有回应。他不再拨电话,默默地坐了一会儿,走进卫生间,简单地洗漱一番,走出家门,到小吃部吃了一口,向局里走去。

2

看守所提审室里,志诚再次见到亲手抓回的逃犯。才几个小时

过去，他已经判若两人，抓捕和押解时的凶暴都不见了，代之以灰白的脸色，木讷的神情，呆滞的眼神。他脚戴重镣叮当作响地被带进审讯室，机械地坐到指定的椅子上，面对着志诚却视若无睹，眼睛深处一片空洞，志诚叫了好几声他的名字，他才慢慢回过神来。

志诚开始审讯。

“姓名？”

木然的声音：“赵刚。”

“年龄？”

“三十二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杀人，为什么要杀死你妻子？”

他没有马上回答，但脸色发红了，眼中也有了水光。

问了第二遍，还是没有回答，只是嘴唇颤抖起来。志诚紧接着又问了第三遍：“赵刚，老老实实回答问题，你为什么杀人，为什么杀死自己的妻子？”

赵刚抬起眼，嘴唇颤抖得越发厉害，眼里的水光也越来越多，没等开口忽然抽泣起来：“同志啊，您……您都知道了，就别问了，别问了，您快点枪毙俺吧，俺实在不想活了，快毙了俺吧……”继而放声大哭起来，“秀敏哪，俺对不起你呀，都是俺没本事啊，让你跟俺受穷遭罪呀……可你干出这事俺实在受不了哇，让俺到阴间给你赔罪吧，咱们来世再做夫妻吧……”

他所说的志诚已经有所了解：他跟妻子结婚五年，感情很好。因为家庭生活困难，从去年开始，他离家去煤矿打工，没想到妻子在家中红杏出墙，跟村长搞到一起。他得知真相后，愤怒之下走上极端，携带了一些煤矿生产用的炸药，悄然赶回家中，将二人送到了极乐世界。

赵刚虽然供称炸药是从煤矿弄的，可到底是怎么弄到手的，必须查清楚。志诚追问着：“使用炸药应该有严格的制度，有专人管理。你不是爆破员，是怎么把炸药弄到手的？”



赵刚抬起眼睛，迟疑着回答：“这……您没去过煤矿，不知道井下的事……行了，俺都担着了，别再牵连别人了。俺是把炸药骗到手的，怪不着他……”

尽管他不想说，可最后还是问明白了。原来，当他下了行凶的决心后，就千方百计和一个爆破员套近乎，感情差不多了，就说自己冬季要到河里去炸鱼，需要些炸药。爆破员碍于情面，加之井下对炸药管得不严，就每次使用炸药时留出一点点，攒了几回，就够他用了。

志诚听完这些又问：“这个爆破员叫什么名字？”

赵刚：“这……他大名叫啥我还真说不清，反正大伙都叫他大林子……大概姓林吧，黑大个儿，撅嘴唇，在六号井，一打听谁都知道！”

志诚在街头小贩那里买了几块月饼，回到家中就着开水咸菜吃下去，就算是中秋节的午饭了。

吃完饭，困倦再次袭来，志诚躺到床上睡去，做起梦来。梦中又回到了抓捕凶犯赵刚的一幕。一开始和真实的情况完全相同，他和两个弟兄进入那栋楼，到了那家门外。他用钥匙打开门，带头冲进屋子。可是接着就与真实的情况不同了，床上躺着的不再是逃犯，而是两个人，一男一女，男的是张大明，女的却是妻子。他们惊慌地从床上坐起，现出惊恐的神情，身体还裸露着……

巨大的耻辱、委屈攫住了他的身心，转而又变成了不能容忍的愤怒。志诚心如刀割，手枪对着他们颤抖不已，对她嘶声大叫起来：“肖云，你怎么会这样，你怎么这么对待我……”肖云用满含泪水的眼睛看着他回答说：“你不是说各走各的路吗？这都是你造成的，是你的责任。你开枪吧，开枪吧，快开呀……”

他万箭穿心，痛苦无比，手颤抖着，枪也颤抖着，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淌着，嘴里还嘶声叫着什么。不知怎么搞的，他并没有扣动扳机，枪却响了，肖云一头栽倒下去，鲜红的血花飞迸四散，飞入了他的眼睛，眼前顿时是一片红色的世界。他悔之不及地痛呼起来：

“不——不——”不顾一切地扑上去，嘴里还狼嚎般叫着，“肖云，我爱你呀……”

他从梦中醒来，发现自己像野兽一样抱着枕头在呜咽，眼泪水一样流淌，心还在隐隐作痛。那颗射向妻子的子弹好像射进了自己的胸膛。

这是怎么了？

他忽然有点理解了赵刚的心情。

他再也睡不着，慢慢坐起来，用枕巾擦去满脸的泪水，怔怔地坐在床上很久。

就在那一刻，志诚终于明白了，自己离不开她，不能失去她，他要立刻和她说话，要尽快见到她。

然而，当他拨打她的手机时，话筒中回应的还是：“您拨打的手机已经关机或不在服务区内。”

他感到有些反常，因为，她的手机平时总是开着的。

他又拨通了报社的电话，可是，一个女声回答说：“肖云？她下去采访了，没在报社！”

志诚急急追问：“她去了哪里，请问什么时候能回来？”

回答：“她去乌岭煤矿了。什么时候回来我可说不准，按理该回来了……请问你是谁呀？”

不知出于什么心理，志诚没有报真实身份，而自称是她的同学，从外地来，要见她。又问她外出是一个人还是和别人在一起。女声回答：“我不清楚，好像就她一个人。”接着又自言自语地说，“真有点奇怪，怎么大过节的还没回来……”

就在这时，志诚不知怎么从嘴里溜出一句：“请问，张大明记者在吗？”

“张大明……没有，他也外出没回来……哎，你到底找谁？你是谁呀……”

志诚没有回答，无力地把话筒放下。

难道，梦应验了？

张大明是报社的金牌记者。不但在本市、就是在全省甚至在全国也有一定名气。他文章写得不多，可多是大稿，每发表一篇都引起较大社会反响。志诚曾读过他的文章，大胆深刻，才华横溢。去年，市里一个大型工程发生腐败问题，牵扯到市领导，他写了一个长篇报道，不但揭开了整个工程的腐败内幕，还揭示了产生腐败的原因，在社会上产生很大轰动。后来听肖云说，他因此受到内部批评，连报社的领导都受到株连。可他不为所动，该怎么写还怎么写。肖云对他非常佩服，回到家中也总是张大明长张大明短的，崇敬之情溢于言表。

志诚不是个小肚鸡肠的人，但是，看到妻子对另一个男人这种态度，心里难免酸溜溜的。开始，他确实没往别处想，直到近一个时期与她发生隔阂，矛盾加剧，一种危机感才在心中油然而生。

矛盾是怎么发生的？好像是从今年开始，或者是从去年……是不知不觉，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开始的。认真分析，矛盾的产生主要和他们各自的职业有关。一个记者，一个刑警，还都是很有事业心的人。结婚后，她先是约法三章，五年内不要孩子。说记者这种职业太忙，她要趁年轻干一番事业，身为刑警的他何尝不是这么想。于是二人一拍即合，达成了协议。可后来才发现，这种“事业心”渐渐伤害到双方的感情。家里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形：有时双双外出，有时，你外出归来我又走了，甚至多日难得见上一面。他们对此都有意见，都认为是对方的责任。他希望她改行当编辑，觉得这个工作相对稳定一些，她不同意，反而要求他改变警种，或者当治安警或者到政工办公室等部门，也理所当然地遭到他的拒绝。为此，他们还爆发过几次冲突，问题不但没解决，感情还受到影响。有一次吵

得厉害的时候，他居然说出“各走各的路”的话。

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张大明的名字出现在他们中间。她非但对他的文采崇敬不已，还常常拿他来与志诚比较，有一次吵架时居然讽刺他没文化，使他实在难以忍受。的确，他只是警校毕业，正式学历仅是个中专，大学文凭是后来通过函授弄的，写文章更不是他的长项。可她的话极大地伤害了他的自尊。有一次，她又说起同样的话，他忍不住大吼起来：“是，我没文化，张大明文化高，大记者，你找他去吧，他正好需要一个候补老婆，你去填这个空缺吧！”

当时，她气得流泪了。他有些后悔，可没表现出来。从那以后，她在家中不再提张大明的名字，他的耳朵也清静了。然而，心却沉重起来。因为他感觉到，她是有意回避这个名字，而且，在回避的同时，对自己也明显地疏远了。他进而痛楚地发现，他和她之间陷入一种冷战状态。在追捕赵刚出发前，冷战又演变成热战，他和她再次发生激烈的冲突，冲突的起因又和张大明有关。

本来，感情在那天是有好转可能的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冷战，志诚深感心灵受到的伤害，也实在过够了冰冷而灰暗的日子，经过认真思考，觉得那样下去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她都不好，决定认真地和她谈一谈，尽量恢复往日的宁静与亲密，并把改善关系的契机选在她的生日。

那天，他特意买了一束鲜花和一个精致的大蛋糕，同时还购买了二十八根彩色蜡烛，还要求蛋糕店专门用彩色奶油浇上了两颗紧挨着的心，并浇出“生日快乐”和一个“爱”字。可是，当他拿着蛋糕准时下班赶回家中时，却发现没有她的影子。等了好一会儿也没归来。给报社打电话，才得知她去了一个迪厅，一些同事和朋友在那里给她举办了生日晚会。

志诚心中很不是滋味。可还是拿起蛋糕匆匆赶到了那个场所。于是，他看到了那一幕。

还没进门，就听到歌声从迪厅里传出：“……我曾经对你说过，这是个无言的结局，随着那岁月淡淡而去……”



歌由一男一女两个人演唱，女声是她，男声是谁呢？

志诚猜测着走进迪厅，里边灯光昏暗，气氛热烈而浪漫。人们的注意力都被前面小舞台上的演唱吸引，没人注意到他的到来。志诚悄悄在后边一个不引人注目的角落里坐下来，眼睛望向前面，看到她正和一个男子充满感情地对唱着：“分手时候说分手，请不要说难忘记，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……”

志诚马上猜出了那男人是谁，尽管从来没有见过他。看上去，他比志诚的年纪要大上几岁，三十七八的样子，高大英俊，沉稳自信，非常有气质，嗓子虽然有些沙哑，但唱得很有感情，很投入：“或许我会忘记，也许会更想你，也许，已没有也许……”

他就是张大明。

看着这一幕，志诚的心不可抑制地颤抖起来，酸楚、屈辱和一种被欺骗的感觉汇集在心头。他努力控制着感情，把蛋糕和鲜花放到后排的一个桌子上悄然离去。走出迪厅时，眼泪差点夺眶而出。

他一个人回到家中，思考了许久，终于渐渐冷静下来。他早已知道，张大明的妻子成了植物人，躺在医院病床上两年多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追求肖云、肖云对他产生感情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……考虑来考虑去，他还是决定和她好好谈一谈。不过，已经不是为了消除隔阂，恢复感情，而是要把话谈清楚，需要她有一个明确的答复，是和自己一起生活，还是保持和张大明这种关系。

她回家时已经很晚了，看到他，脸色马上阴下来，与生日晚会的表现判若两人。他努力用平静的语调对她说了句：“生日快乐！”

她当时有些意外，愣愣地看他一眼，又垂下眼睛，掉过头。这种表情使他压抑多时的怒火一下从心底涌起，一瞬间，他想到自己破灭的美好愿望，想到自己拎着蛋糕赶到晚会上的样子，想到她和张大明含情脉脉的演唱，于是，变成一种讽刺挑衅的语调，声音也高了：“生日过得很快乐吧！”

听到这话，她把目光转向他，迎着他的目光，用同样挑衅的语

调回答：“快乐，非常快乐。怎么着？”

他盯着她的眼睛：“不怎么着，我只是祝你生日快乐！”

她怔了一下，语调更加尖利地回应道：“谢谢，难得还有人记得我的生日，可惜是雨过送伞！”

志诚愤怒地说：“不是雨过送伞，而是你不需要这把伞，是我这把破伞无法满足你的需要，我不会为你举办生日晚会，也不会陪你唱歌。我只会拎着生日蛋糕，捧着鲜花，像傻瓜一样到处找老婆，结果却看见她和别的男人在演出无言的结局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那股巨大的委屈和酸楚再次涌上心头，他愤愤地掉过头说不下去了。

意外的效果出现了。她听了这话一下愣住，好一会儿才说：“这……那生日蛋糕和鲜花是你……”

他没有听错，她的表情和语气充满了歉意。可就在那个时刻，手机不合时宜地响起来，传来赵大队长的声音：“马上到队里来，出现场，恶性爆炸杀人案，两人被炸死！”

谈话就那样戛然而止。志诚关了手机，掉头向外奔去。这时，她突然叫了一声他的名字：“志诚……”他回头看了一眼，见她已经追到门口，她脸上出现了少见的愧疚之色，手还下意识地向前伸着，好像要抓住他的样子。他的心松动了一下，却又产生报复的快感，使劲掉头离去。接着就是出现场，追捕，直到将凶犯抓获归案……

现在想来，当时如果停住脚步，把她紧紧地拥抱在怀中，坚冰一定会融化，化为幸福的泪水……

可是，当时他没有那样做。

与报社联系过后，疑虑再次涌现在心头：她外出采访，失去了联系，张大明也外出了，多日未归。这是巧合吗？志诚眼前再次浮现出梦中的情景：她和张大明可能正在某处……他的心又被尖利地刺痛。他对自己叫着：不，不会这样，肖云不是这样的人，她内心深处还是爱你的。你离家时，她的表情就是证明。也许，她对张大明是

有好感，可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，两人唱一次歌儿又能说明什么呢？你怎么变得这样多疑，这样小肚鸡肠……

志诚这样想着想着，心情渐渐好起来，又回忆起和她度过的美好日子，思念之情更甚，心中暗暗祈祷她快些归来。

天还没大亮，志诚就迫不及待地拨了她的手机，可回答仍然是“你拨打的手机已经关机或不在服务区内”。一遍又一遍都是如此。最后，他打定主意，天亮后直接给煤矿挂电话。这时他忽然想到，那个抓获的逃犯赵刚就在乌岭煤矿打工，也是在那里弄的炸药，现在她又去了乌岭煤矿。难道，自己和那个从未到过的地方有些什么缘分？

好不容易熬到天亮，先通过114查到乌岭煤矿办公室的电话号码。电话很快打通了，是一个嗓音文雅的男人。“您好？这里是乌岭煤炭总公司办公室，请问您有什么事？”

不知为什么，志诚忽然灵机一动，没有报真实身份，而是以报社的名义找她。对方惊讶的声音：“什么，肖云？她来乌岭了……”短暂的沉默后回答，“对不起，她不在我们这儿，您搞错了！”

对方说完即放下电话，志诚急得“喂喂”叫了两声也没回音。不知怎么回事，他从对方的口吻中听出一种紧张，一种不安。回答得实在太简单了，电话放得也太干脆了。报社明明说肖云去了那里，他们怎么说没去呢？于是再拨电话，这回换了一个粗鲁的男声：“哪里，有什么事？”没等志诚话说完对方就不耐烦起来：“不是告诉你了吗？她没在这儿，根本就没来过！”志诚耐着性子说：“可她明明说去你们那儿了，怎么会不在呢？麻烦您了，请费心给打听一下！”对方更加粗鲁：“你是不是见鬼了？她来我们咋没看着？你让我们上哪儿打听去？”

“喂”的一声，电话再次挂断了。

志诚被对方的态度激怒了，拿起话筒再拨，等对方一接电话就大声道：“你们什么态度？她明明上你们那里去了，打听一下怎么不